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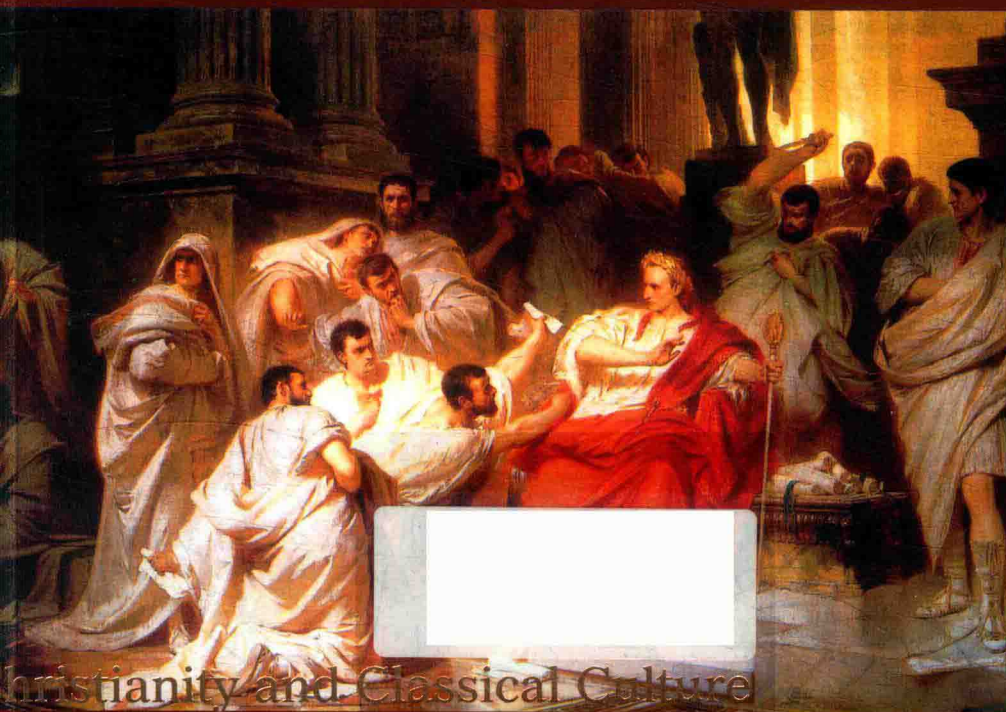
信仰与文明丛书
Faith & Civilization Series

信仰与古典文明

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

[加] 科克伦 著

石 鹏 译



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

Study of Thought and Action from
Augustus to Augustine

Charles Norris Cochrane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信仰与古典文明

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

[加] 科克伦 著

石 鹏 译

Charles Norris Cochrane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仰与古典文明：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 / (加) 科克伦 著 ; 石鹏译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20.3

书名原文 : 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 A Study of Thought and Action from Augustus to Augustine

ISBN 978-7-5207-1337-5

I. ①信… II. ①科… ②石… III. ①罗马帝国—历史—研究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88926 号

信仰与古典文明：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

(XINYANG YU GUDIAN WENMING: CONG AOGUSIDU DAO AOGUSIDING)

作 者 : [加] 科克伦

译 者 : 石 鹏

策 划 : 陈 卓

责任编辑 : 王金伟

责任审校 : 曾庆全 金学勇

出 版 :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

邮 编 : 100028

印 刷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19.75

字 数 : 520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207-1337-5

定 价 : 79.00 元

发行电话 :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 我社负责调换 , 请拨打电话 : (010) 85924602 85924603

关于作者

科克伦 (Charles Norris Cochrane, 1889—1945), 加拿大历史学家、哲学家, 毕业于牛津大学, 长期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曾师从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 (R. G. Collingwood)。本书初版于1940年, 被学界视为“加拿大对西方思想文化史的第一项主要贡献”, 科克伦也因此在学习界名声大噪。

关于译者

石鹏, 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系文学硕士、清华大学宗教伦理学博士。

丛书序 / 何光沪

——信仰与文明有何关系？

为何要研究这种关系？

首先，人与禽兽有别，就在于有文明。

禽兽的生活，靠的是天生的手段和技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物竞天择，循规蹈矩。所谓“予其齿者去其角，予其翼者去其足”是也；所谓遵循自然规律，服从自然法则是也。当然，现在尤应注意，动物所循之规、所蹈之矩，乃是自然的规矩；它们天然遵循的，乃是自然之律，不是人定之法，它们应该服从的，乃是天命，不是人意。

人类也要生活，却没有动物的那些天生的手段和技能，没有利齿犄角，没有轻翅捷足；但是，人类拥有选择的自由和创造的智慧。人有自由选择超越，又有智慧实现超越：一是超越自然——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即把自

然人化；二是超越自我——投身于社会，而过群体的生活。

我们不难设想，人若不选择这两种超越，生活会不如禽兽；我们已经看到，当人实现了这两种超越，也就创造了文化。

数千年前，随着农业、定居、社会管理（政治）和记事符号（文字）等等的出现，人类进入了所谓“文明时代”。从此，人才完全脱离了禽兽、脱离了野蛮，而进入了完全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生活。从此，每一个人就都生活在文明中，所有的人都依靠文明而生活。因此，所谓文明，就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活方式；文明使人能活，使人能作为人而活！

但是，人类脱离禽兽创造文化，脱离野蛮进入文明，所依靠的，正是上面所说的超越精神。

超越精神的指向，有近有远（近可超越自我指向氏族，远可超越民族指向人类），可低可高（低可超越数量指向质量，高可超越人间指向天国），而其最远与最高者，自古至今，即使并非全部，也是常常蕴含在带有宗教形式（例如宗教学家研究的原始宗教或史前宗教）的信仰之中。

所以可以说，没有信仰，就没有文明。

二

文明的产生同信仰密不可分，文明的发展也同信仰密不可分。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早在“野蛮时代”或原始社会里，各种前宗教形式的信念，例如万物有灵论、天体崇拜、图腾崇拜等等，就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之中发挥着基础信仰的作用。那些巫术式或迷信似的信念，在

今人看来当然是荒诞无稽，却体现了原始人对宇宙本原或世界秩序的探索精神。如前所述，与之相关的超越自然和超越自我的精神，直接导致了与自然相区别的“文化”的诞生，并且促成了人类与动物不同的生活方式即“文明”的产生。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产生之后，其发展犹如生机勃勃的大树，经历了长时间分叉生长的过程，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历史等等的不同，长出了许多不同的枝丫。这些文明枝丫相互之间区别之大，使得历史学家们不得不称之为不同的各个文明，例如 20 世纪的大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就总结出了二十多个文明。

在这个过程中，以各种不同宗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仰，对于文明的发展及其各种特点的形成，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各个文明的特色与其宗教信仰的关系密切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东亚文明被称为“儒教文明”，南亚文明被称为“印度教文明”，西亚、北非和中东文明被称为“伊斯兰文明”，欧洲自中世纪开始的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这些文明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以及它们同生态环境的关系，都与它们以宗教为主要形态的信仰密切相关，或者因之而具有了自己的特征。例如各个文明圈内的饮食、服装、建筑等物质文化，婚姻、法律、政治等制度文化，文学、艺术、道德等精神文化，无不与该文明的主导宗教或基本信仰密切相关。

只需略窥当代世界主要地区的文明，例如东亚、南亚、西亚，例如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例如南美中美，例如南非北非，以及其中不同信仰的国家，看一看它们的相互异同、各自的古今纠结，甚至它们对内对外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方式，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有多少的忧喜和悲欢、多少的长短和优劣、多少的无奈和期待、多少的绝望和追求，都同它们古老的

和现今的信仰密切相关！

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文明似乎已经走上了逐步趋同的道路——物质文明几乎已无二致，趋同似已完成；制度文明不时龃龉摩擦，但是共识明显；精神文明表面分歧多多，实则深切相通。这种趋同的主要方向，就是虽然不时出现曲折波折甚至倒退，却都在走向现代化，逐步转化为现代文明。近年来，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表明，现代文明表面上同宗教信仰愈行愈远，但在历史上，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是脱胎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其兴起的四大动因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及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与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也观察到，在现实中，现代文明实际上还在同宗教形式的，以及伪宗教的、准宗教的、非宗教的信仰发生着密切的关联，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它们。举目四望，信仰与文明相互关联，绵绵不绝，永无穷期！

众所周知，万物关联；那么，信仰与文明，人间万物中的这两个庞然大物，如何可能不关联？个人的生活、人类的生活，均仰赖于此二者，那么，对二者之关联，如何能够不重视？总而言之，整个人类与动物界相区别的生活方式整体，即文明，从产生到发展以至其未来前景，都同人类的信仰密切关联，因此，研究二者本身及其关联，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

信仰与文明，这两个庞然大物既有关系，就值得研究，就必须研究；二者既有密切的关系，就值得认真地研究，就必须周全地研究。

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地、尽量周全地了解这方面研究的现有成果，以便加以借鉴。

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将国内外的已有成果向国人进行介绍，使国人得以全面了解，以期有助于国内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进步，以期促进中国学术在这个重要方面的积累、发展。

本丛书将逐步搜集海内外已有译作、组织翻译新的著作，鼓励此一领域新的研究和新的创作；并逐步把内容扩展到信仰与文明一些重要侧面的关系之研究，例如信仰与科学、信仰与生态、信仰与法律、信仰与政治、信仰与经济、信仰与哲学、信仰与道德、信仰与文学、信仰与艺术等等之关系的研究著作。

总之，这套丛书的宗旨，最终是要有助于国内学术在这个重要方面的发展，有助于扩展和提高国人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认识。我们相信，这会有助于我们建设自己的精神文明，有助于中华文明在精神层面的复兴！

2018 年春—2019 年夏

目 录

中译本导言	001
-------	-----

序言	014
----	-----

第一部分 重建

第一章 奥古斯都和平：重建的共和国	019
-------------------	-----

第二章 罗马精神：帝国与联邦	048
----------------	-----

第三章 永恒罗马：权力的神化	102
----------------	-----

第四章 凯撒之治，恶魔之治	149
---------------	-----

第二部分 革新

第五章 新共和国：君士坦丁的胜利	221
------------------	-----

第六章 雅典还是耶路撒冷：君士坦丁主义的僵局	262
------------------------	-----

第七章 叛教与回应	316
第八章 新共和国的国家与教会	354
第九章 狄奥多修与国家宗教	383

第三部分 再生

第十章 教会之国	431
第十一章 我们人类的哲学：人格的发现	478
第十二章 神圣的必然性与人类历史	546

中译本导言 / 王晓朝

《信仰与古典文明》的作者是加拿大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克伦。他毕业于牛津大学，长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他的老师中有著名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信仰与古典文明》初版于一九四〇年。该书的问世被学界视为“加拿大人对西方思想文化史的第一项主要贡献”，科克伦在学界也名声大噪。

《信仰与古典文明》篇幅甚巨，原书正文有五百十五页，分为三部分十二章，译成中文约三十五万字。该书有一副标题——“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的思想和行动”（A Study of Thought and Action from Augustus to Augustine）。这个副标题点明了该书的研究范围。那么，奥古斯都和奥古斯丁何许人也？

“奥古斯都”指的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63BC—AD14）。公元前四十三年，屋

大维与安东尼（Antony）、雷必达（Lepidus）结成“后三头同盟”，全权处理罗马政事。次年，屋大维和安东尼率兵进军希腊半岛，在腓力比城扫灭共和派的部队，把贵族共和制送入了坟墓。公元前三十一年，阿克兴角之战（Battle of Actium）是三巨头之间争夺帝国最高权力的最后一战，屋大维是胜利者。次年，屋大维进军亚历山大里亚，灭亡了统治埃及达三百年之久的托勒密（Ptolemaic）王朝。“希腊化”时期告终，希腊和地中海东部的那些“希腊化”地区都被并入罗马帝国。公元前二十九年，屋大维凯旋罗马，像凯撒一样被尊为“国父”和“统帅”。他拒绝了“独裁者”的称号，自称为“元首”（Princeps），同时担任执政官、保民官、祭司长。公元前二十七年，他被元老院尊称为“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的词义是“庄严”。屋大维统治罗马帝国长达四十余年。他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战，给国家带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历史学家常以他的称号“奥古斯都”来称呼他。“奥古斯都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替罗马国家创立的那种政体遵循他所奠定的道路继续发展了至少二百年之久，这是毫无疑问的。古代世界的历史因他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即我们通常所谓罗马帝国时代的纪元，这也是毫无疑问的。”^①

科克伦选择奥古斯都这位政治人物为古典文化的代表来解读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关系。但我们切记，作者心目中的古典文化绝非仅指罗马帝国文化，而是涵盖自荷马以来的希腊早期城邦文化、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拉丁文化。作者在追溯奥古斯都政治思想时，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创建与发展，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

① 罗斯托夫采夫著，马雍、厉以宁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上册，页63。

中寻找奥古斯都政治思想的要素。所以作者心目中的古典文化是整个西方古典文化，而非仅仅是罗马帝国文化。

如果说在科克伦心目中，奥古斯都就是西方古典文化的代表，那么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的代表。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是古罗马帝国最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公元三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该城当时属于帝国的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管辖。北非是早期基督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在讲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站住了脚。公元三世纪末，北非已经有了可与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相媲美的组织。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虽已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尚未正式成为国教。在实际生活中，基督教仍处于和其他宗教对立冲突的状态之下。

奥古斯丁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完备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教育。在希腊哲学各个流派中，奥古斯丁接触最早的是学园派，受其影响最大的则是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在米兰听安布罗斯讲道的时候研究了这些哲学，阅读了用拉丁文编译的柏拉图主义著作，其中包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斐利（Porphyry）的作品。以柏拉图主义为参照系，奥古斯丁重读《圣经》。他不仅认为《圣经》与柏拉图派哲学和谐一致，而且看到了《圣经》超越柏拉图学派思想之处，这就是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奥秘。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奥古斯丁于公元三八七年皈依基督教，后来担任希波（Hippo）主教，直至公元四三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去世为止。奥古斯丁有机地融合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和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深远影响遍及西方中世纪及近现代的各种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当我们想起怀特海教授关于西方哲学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的评论时，我们也能同样公正地说，西方的基督教神学也是对奥古斯

丁的一系列脚注。尽管后来的思想家对柏拉图和奥古斯丁所添补的注解多种多样，还有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奥古斯丁的著作依然居于基督教思想领域的巅峰，以至于严肃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够不重视它们。”^①

科克伦是一名历史学家，但《信仰与古典文明》与其说是一本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本文化哲学著作。科克伦指出，西方学术界对古典主义的研究和对基督教思想的研究变得相互分离，其结果对于双方都很不幸。他要挑战这种常识，“尝试从奥古斯都和维吉尔的世界过渡到狄奥多修和奥古斯丁的世界”。“我之所以决心完成这个任务，还因为无论我即将面对的宗教和哲学问题有多么困难，历史学家们都不能忽略它们，否则就会错过那个时代的核心主题。”

从时间上看，科克伦的研究始于奥古斯都，终于奥古斯丁；从文化层面来看，奥古斯都是古典文化的代表，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的代表，科克伦要研究的是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关系；从政治思想来看，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帝国是西方古代国家的一个典型，而奥古斯丁构思的神正论的理想国则预示着西方国家下一步的演变。“既然这个主题如此庞杂，我们有必要对涉及的领域进行比较严格的界定。因此，我决定把奥古斯都的帝国作为我的出发点，该帝国的‘永恒’诉求是古典秩序最后的、明确的表达。这并不是说奥古斯都的事业有任何真正新颖之处，恰恰相反，希腊人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开始尽力创造一个保障人类文明的的安全的世界，奥古斯都的帝国只是这一努力的顶峰。”

科克伦对其研究方法有充分的自觉。他说：“本书是一部解读之作，其

① 自 R. W. Battenhouse, 《圣奥古斯丁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St. Augustine; New York, 1956), 页 4。

基础首先是对古代文献中相关材料的研究，而对现代学者的引用则被减至最少。”正因如此，科克伦在书中对于以往研究过这一主题的各位学者的贡献没有多做评价。然而，我们若要评价科克伦的学术贡献，却需要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学术界在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之关系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自英国近代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问世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加以关注并持之以恒地研究的问题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分门别类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哲学、宗教、教育、艺术等专门史的研究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多层面的材料，但这些学者所获的具体结论却很难获得学者们的普遍首肯。西方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 1870—1952）说：“凡是阅读一部研究罗马帝国的书籍的读者都会希望看到作者对一般所谓罗马帝国衰亡（这个术语来自吉本）或甚至整个古代文明衰亡的看法。”“如果我们能把‘衰落’这个词应用于我所致力描述的那种复合现象的话，那么，现有的理论无一能充分解释古代文明衰落的问题。”^①

科克伦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关于这一阶段，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仍是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研究。该著作的意义在于它十分可靠地体现了古代的文献传统。当然，现代历史学家作了一些增补和修正，其依据的资源主要来自铭文和钱币。”“目前对这一阶段的流行研究方法或多或少是非个人式的，学者们不像吉本那样关注帝国宫殿和居民，而是注意那些一度被忽视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不过，我们也可以质疑，是否当前的研究并非是在已有的方法上进一步找到细化的原则。就最近出版的几种帝国传

① 罗斯托夫采夫著，马雍、厉以宁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页722、732。

记来看，公平地说，披上一件浆白的大衣并不能真正解决混血问题。……毫无疑问，真正急需的研究是对经济和政治行为之性质的更为确切的考察。不过，这是一个与哲学有关的问题，很难指望‘纯粹的’经济学者或历史学者（如果这样的人真的存在的话）来加以研究。”由此可见，科克伦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寻求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而是探讨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克伦的研究方法坚持了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但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哲学的问题。

科克伦的研究有一项重要的贡献，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文化环境中深刻地理解基督教的创造性起源，视之为对一种更大的文化危机的响应。他说：“评价基督教的主张是否最终高于古典主义的主张，这不是我这个历史学家的任务。我的任务只是记录这些主张，因为它们是我打算描述的历史运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已尽我所能地使双方的主要人物在可能的范围内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正如基督徒们有些刻薄的说法。获得真理的最好方法是对谬误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伟大的古典作家全都是‘杰出的罪人’。他们的著作构成了一笔‘永远的财富’，即使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也至少是一部思想与灵感的不朽记录，是人类的经验中永远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章。”

西方学术界始于十九世纪末的文化研究热仍旧未全面解答罗马帝国的衰亡问题，但正是由于像科克伦这样的学者持续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学者们对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有了深化。我们看到，在文化问题上，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提出了“文化宿命论”，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提出了“文化模式论”，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提出了“文明进化论”，但这些理论无一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而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关系用作这些文化